

臺靜農 〈蚯蚓們〉

虹霓县的人民，今年真不幸，十来年没有遇见的荒年，他们竟碰着了。其实有钱的田主们，早已知道了虹霓县的人民免不了要遭大劫的。吕洞宾不是在这些有钱的家里下坛说过么？下界的穷人，心术太坏，一天狡猾似一天，凶恶之气已冲到九霄，早迟有一天玉皇大帝一怒，降下一道御旨，教这些坏人一个个都死亡灭绝。这些有钱的早就替天行道，将这预兆告诉大家了，无奈大家不改，终于免不了这一场大劫。

前几天稻草湾的穷人，闯下了大祸，他们真胆大，居然联合起来，一起向吃课的田主们讨借贷，逼得田主们当面非承认不可，有的允许给钱，有的允许开仓给米。但是田主们连夜派人进县，递了禀帖，告了稻草湾“民变”，顿时上头派下来了兵，将这些大胆的人，一个个不提防捆走了。听说省里公事一到，这些人都要割头的。这些人真傻，钱没到手，米也没到嘴，二斤半还保不住。

这么以来，别处穷人的嚣张，确是好得多了。就拿我们的住处五家村来说，没有人敢向田主人胡闹的，象张三炮、吴二拐、黄鼠狼这些家伙，在太平年岁的时候，田主人都觉得他难缠的，可是现在他们反老实了。很奇怪，李小平常很老实，这时候偏偏胆大起来。他居然跑到他的主人那里去，向他的主人讨借贷；幸而他的主人待人厚道，仅仅向李小骂了几句：“你这东西，还不知道利害；要晚得我一个禀帖送了，你这条命就没有啦！”李小听了以后，不禁有些怕了，终于哑口无言想带着感激的神情跑回来了。

天要叫虹霓县的人民遭一场大劫，谁也没有法子挽救。就是有钱的田主们，天天也在埋怨：穷人们不修好。累得他们的仓里少收成。

到这当儿，大家都不得已各人想各人的法子。自然是往别处逃荒的多。李小于是也免不了走这一条路，但没想到，他的老婆竟不愿去。分明是缺了吃的，他的老婆偏说他有钱不拿出来，有时还骂他没有本事，连老婆也养活不了。闹得三翻五次，终于依了他的表舅母的调停，让伊改嫁。在他本不愿意，不过这年头，实在没有办法，而且改嫁又是出于伊的意思。表舅母知道他心里难过，一再劝他，心放宽些，年头变好，弄点钱还可娶一个。终于，他想到这大概是命里定的，也只得顺从了。

成事就在第二天，在头一天的晚间。他约了范五明天一同去，帮他将钱拿回来。

在月光之下，他独自回到家。这时候，他的四岁的小孩，正孤独地在柳下站着，见他回来了，很快的跑到他的面前，高兴地问。

“爸爸，明天你也去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，你知道？”他冷然的说。

“不是妈妈说，明天带我走人家么？”

“是的，”他的神情顿时惨沮。“你睡去罢！”

他的孩子听了，跳着走了。

他坐在柳树根下，嘴里衔着旱烟袋，烟头闪烁的发光。他看今年八月十二的月光·特别明亮，好象十五六似的。但是今年中秋节，却是冷清清的；要是年头好，大家都忙着结账送礼。他想到去年的这时候，他正忙着碾谷子，那时碾了两斗米，往镇上卖了，买了些牛肉猪肉，月饼，还给小孩缝了一件夹衣。大家都痛快地过着中秋节。小孩刚会学话，老是“月姥姥”地唱着，半夜才睡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今年是这样的结局。他的口中喷出青烟，映着月光，更显黯淡。他回过头来，对着面前一大堆枯萎稻草瞧着，他的眼中闪闪地发光，不由地他对这稻草仇恨和愤怒，因为这稻草给他带来了极不幸的命运！他向来没有仇敌，然而这枯萎的稻草，竟成了他的仇敌了。

现在是作恶梦罢？他这样想。要不是梦，为什么是这样离奇呢？眼看妻子小孩，马上要遗弃他，要离开他，要向一个陌生的人欢笑去。他的目光昏瞶了，他看见他的茅屋，他所插的柳树，与那凶恶的稻草堆，都一起向他轻藐地笑，好象它们都在同声地说“天下竟有这样卑怯无用的男子！”

他站起来狂放地在稻场上走来走去，心中越纷乱·脚走越急促，安然卧在一旁的小黑狗，这时候也被他的脚步声惊醒了。这狗居然向他汪汪地叫起来，于是使他更忿怒了。恶运来了，一切事都改变了，狗也不认主人了。他举起了脚，吃力地向狗踢去，狗受了伤，顿时更凶横地咬起来。

他仍旧坐在地上，微微叹息，将烟头向着树根磕灰；重行安了烟，搓了火不停止地吸。他的满腔忿恨，渐渐随着青烟消逝，心情也渐渐随着平静了。他认识了命运，命运的责罚，不在死后，却在人世；不在有钱的田主身上，却在最忠实的穷人。最苦楚的，命运不似豺狼，可以即刻将你吞咽下去；而命运却象毒蛇。它缠着你慢慢喝你的血！现在这命运忽然降临在他的身上，他不反抗，他知道，反抗是毫无用的。他预备了忍受，忍受着，终有尽止的日子。

于是他回到他的茅屋里，这时候他的妻在床沿哄小孩，他便轻轻地到床里头和衣躺下。屋里满是月光，照着他妻的神情，正如平常一样，忽然他感到一种将要离别的情味，他的心不由地凄怆下去。他想此刻可以同伊叙叙旧日情分，但是想到伊当他艰难的当儿撇了去这样的薄情，他便冷然静静地叹了一口气。转而想这也难怪伊，即使伊不改嫁，结伊母子什么吃呢，难道竟教伊们喝风么？

惭怍与忧伤交攻着，使他不能安然睡去。终于似睡非睡地闭了眼，不久又惊醒了。醒后睁了眼，见月光依然明亮地照着房中一切，妻在门口迎着月光坐着，正在收拾伊平日的针线，隐隐地还听着伊伤心的叹息。于是他向伊问：

“为什么还不睡呢？”

“那有心肠睡！”伊低声说。

他听了，全身立刻震动了，又颤栗地向伊说：

“我真对不起你，使你走到这条路。”

他说了，并未听见伊的答话。少顷，他看见月光之下的伊的影子，在那里颤动，原来伊是在啜泣。于是他也忍不住哭了。

在这伟大的夜幕里，清光照着这一双不幸的男女。除了两人无声的暗泣而外，惟有小孩的低微的鼾声，美满的微笑的面容，表现着正在幸福的梦中。

四月渐渐西沉，远处的晨鸡叫起了。

他的不幸的晚间到了。在他的心中不仅存留着伤痛，却重重地蒙上一层耻辱。但是他可以自慰的，就是他所以到这种地步，不是个人的意志，却是受了命运的指使；大家一起生活在人世间，又谁能非笑命运呢？因此他很坦然。

在一间矮的朴陋的客厅里，生客有七八位，有的坐在长凳上谈家常，有的默默地吸水烟袋。最使他局促的，便是一个短胖子向主人道喜，并且罗嗦地说：听说这位大嫂贤慧，一定会过日子，真是你老哥运气……这些使他不安的话。

终于吴官人站起来向主人说：

“那么，将字写了罢？”

“请那一位写呢？”

“自然是请张朗翁。”

这时候这位张朗翁正在同一个麻脸人谈他教《三字经》的经验，忽然听到有人提起他，使扭过头来向主人问：

“还是请杨二哥写罢？”

屋角站起来一位红脸大汉，笑着说：

“亏了朗翁你，何必这样客气，老夫子不写谁写？”

朗翁哈哈大笑，手摸着下巴胡须，一屁股坐在预备好的座位上了。于是故意向大家问：

“请教大家，怎么写呢？”

“哎呀，读书的人礼节真周到！朗翁经多见广，还不是那一套吗？”吴官人说。

朗翁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眼镜盒子，将眼镜拿出来带上，抽了笔，铺好了纸，转过头来向大家问：

“那位是本夫？”

李小听了，木然地站起来。朗翁一双眼睛，出神地向着他：

“贵姓哪？”

“姓李。”

“名字呢？”

“国富。”

朗翁便不理他了，他又木然地坐下。朗翁旁若无人地在红纸上沙沙写了两行，又向大家问：

“说定的是多少钱？”

“四十串文正。”吴官人接着说。

“还带来一个小孩吧，是男，是女？”朗翁又问。

“是的，一个男孩，五岁了。”

朗翁仍旧偏着头写下去。不久，将笔扔下，头摇摆着念了两遍，站起来说：

“请大家看看，对不对？”

“朗翁又客气起来了，那有不对之理。”吴官人说。

“好罢，我来念给大家听听：立卖人字人李国富今因年岁欠收，无钱使用，情愿将女人出卖于赵一贵名下为妻，央中说合，人价大钱四十串文正。女人过来以后，事后不得反悔。外者女人带来小孩一口，亦由买主养活，日后不得藉此生端。恐口无凭，立此字为证。同中蒋三星、陆华堂、江福贵、周三、范五、刘六蹉子，张朗翁代笔，……对不对？有什么遗漏没有？要是没有什么，那就教本夫画押。”

李小听了不作声跑到桌子前面，拿了笔画了一个粗大的十字。

“不成，不成！”朗翁忽然叫起来。“画十字没有用，这桩买卖，比不得卖田地呀！你这本夫，要打手记的。”

“什么叫手记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连手记也不知道？见识真浅。手记就是将手涂上黑墨，印在这卖字上。”朗翁讥笑着说。

李小重行拿了笔，将左手涂了墨，重重地印在卖字上。

“对了，对了！”朗翁对着李小叫，头即刻扭向大家。“我看，要是没有什么意见，那就可以交钱，交了钱，吃了饭，俺们还要闹新娘子啦！”

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主人一面答一面往后屋里跑。

李小这时候孤独地坐在一个小椅上，觉得四面的人都是向他冷笑，虽然侧身在大众里，但是一种可怕、阴森抓住了他。在大家不留意的当儿，他听见后面一个老女人

说：现在你不跟他了，小孩子你给他养活着，还不向他要点钱，作小孩子的私房吗？……

主人将钱当面交给李小，他刚点了数，忽然他的小孩跑出来：

“爸爸，妈妈叫我问你要钱。”小孩说了，便眼巴巴地看着他。他冷然地瞧了桌上的大钱，忍着眼泪拿了一串钱放在小孩手里，小孩拿不动，曳着走，高兴地说：

“爸爸给这些钱！”

这时候同他来的范五走到桌边，拿了布口袋，一起裹成了两包。主人留他吃晚饭，他辞谢了，于是同范五背了钱走了。

当他同范五走出的时候，主人的门口挂着一对红灯，已经辉煌地点起了。

走过半里路的光景，使隐隐地听着鞭炮声，这声音深深地刺透他的心。